



飲冰室文集

梁任公先生著

三 冊



上海大道書局印行



飲冰室文集

卷三

學術類 (二) 附教育宗教

論教育當定宗旨

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？凡物之動力，皆無意識，人之動力，則有意識。無意識者何？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，亦謂之不能自主。有意識者何？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，亦謂之能自主。夫植物之生也，其根有胃，吸受膏液，其葉有肺，吐納空氣。其所以自榮衛者，不一端焉。雖然，不過生理上（人物體質生生之理，日本人譯爲生理學）自然之數而已。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，不當如彼，而立一目的以求之也。其稍進者爲動物，飢則求食，飽則遊焉息焉，求而難得者則相爭。其意識稍發達，略知所謂當如此，不當如彼者，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，如何然後不如彼，非動物所能知也。最下等之野蠻人，其情狀殆亦爾爾。要而論之，則植物之動，全恃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。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，則內界之消息，與外界之刺激，稍相和合者也。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。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，別有思想，別有能力，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，若是者謂之「宗旨」。

宗旨之或有或無，或定或不定，或大或小，或強或弱，恆爲其人文野之比例差。夫野蠻人之築室也，左投一瓦焉，右堆一石焉，今日支一木焉，明日畚一土焉，及其形粗具，曰是苟完矣！因而居之。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，畫其圖形，豫算其材器，未鳩工之始，而室之規模，先具於胸中矣。野蠻人之治國也，因仍習慣，不經思索，遇一新現象出，則旁皇無措，過一時算一時，了一事算一事。若文明人，則必先定國體焉，定憲法焉，或採專制之政，或採共治之政，

皆立一標準，而一切舉措，皆向此標準而行，若是者所謂宗旨是。未有無宗旨，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。故夫負隅據櫛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？謀食之宗旨使然也。涸口沫糜腦力於牕下者何爲乎？求學之宗旨使然也。揮墨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？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。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，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，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，百事莫不皆然，而教育其一端也。

文明人何以有宗旨？宗旨生於希望，希望生於將來。必其人先自付自語曰：『吾將來欲如是如是，』此宗旨之所由起也。曰：『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，』此宗旨所由立也。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盛，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，而野蠻半開者無之，何歟？教育者其收效純在於將來，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。然則他事無宗旨，猶可以苟且遷就，教育無宗旨，則寸毫不能有成，何也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。今日不播其核，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，有莖有幹，有葉有果，必不可期之數也。

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，其理相同。父兄之教子弟也，將來欲使之爲士，欲使之爲農，爲工，爲商，必定其所嚮焉，然後授之。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治，欲爲矢者而使之學所也。惟國亦然，一國之有公教育也，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，使之結爲團體，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。然欲達此目的，決非可以東塗西抹，今日學一種語言，明日設一門學科，苟且敷衍，亂雜無章，而遂可以收其功也。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，先不可不認清『教育』二字之界說。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，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，抱如傷之熱腸，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，熟攷我國民族之特性，然後以全力鼓鑄之。由前之說，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。由後之說，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。

吾國自經甲午之難，教育之論始萌蘖焉。庚子再創，一年以來，而教育之聲遂徧滿於朝野上下，此實漸進文明之一徵也。雖然，向彼之倡此論，任此責者，果能解教育之定義乎？何所爲而爲之乎？果實有見於教育所得將來之結果乎？由何道以致之乎？叩其故，則曰：『外國皆有教育，吾不可以獨無之。』云爾。至外國何以有吾國何以無外

國何以爲之而能有功？吾國何以爲之而久無效？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。英有英之教育，法有法之教育，德有德之教育，日有日之教育，則吾國亦應有吾國之教育。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。其下焉者，見朝廷銳意教育，我亦趁風潮附炎熱，思博萬一之寵榮。其上焉者，亦不過撫拾外論，瞥見歐美日本學制之一斑，震驚之，豔羨之，而思仿摹之耳。審如是也，是何異鸚鵡聞人笑語，而亦學語？孩童見人飲食，而亦思食也？審如是也，則今之所謂教育論者，全屬無意識之勳，未嘗有自主之思想，自主之能力，定其所向之鵠而求達之。與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僅藉外界刺激之力，以食焉，息焉，遊焉，爭焉者，曾無以異。以是而欲成就文明人所專有之教育事業，豈可得耶？豈可得耶？

雖然，吾輩責彼等以無宗旨，彼必不服何也？彼固曰：『吾將以培人才也，開民智也。』若是者，安得謂非宗旨？然則吾於其宗旨之果能成爲宗旨與否，其宗旨之有用與否，無弊與否，其宗旨能合於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之宗旨與否，不可不置辯。夫培漢奸之才，亦何嘗非人才？開奴隸之智，亦何嘗非民智？以此爲宗旨，誰能謂無其宗旨者？耶彼等之宗旨，雖未必若是，然五十步與百步之間，非吾所敢言也。試一繙前者創辦京師同文館、上海廣方言館之檔案，觀其奏摺中、公牘中、章程中，所陳說者何如？此猶曰在內地者。試一游日本、東京、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，有前使臣李經方所題一聯云：『斯堂培翻譯根基，請自我始；爾輩受朝廷教養，先比人優。』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千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。舍翻譯之外無學問，舍陞官發財外無思想。若此者，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？耶以此之宗旨，生此之結果，吾國中有學堂三十餘年，而不免今日之腐敗，所謂『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』，絲毫不容假借者也。今之教育者，必曰：『吾之新教育不如是，吾將教之以格致物理，吾將教之以地理歷史，吾將教之以政治理財。』若是者，謂爲學科之進步也可，至其宗旨之進步與否，非吾所敢言也。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，隨即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，則有之，不如其無也。今試問以培人才、開民智爲宗旨者，其所見果有以優於李經方聯語云云者幾何也？吾敢武斷之曰：此等宗旨不成爲宗旨何也？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，使

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，不徒爲一人之才與智云也。深明此義者可與語教育焉。

吾欲爲吾國民定一教育宗旨，請先臚列他國之成案，以待吾人參攷而自擇焉。凡代表古代者三：曰雅典，曰斯巴達，曰耶穌教。代表現世者三：曰英，曰吉，曰德。意，志，曰日本。

第一雅典。雅典者，古希臘市府之國，而民政之鼻祖也。其市民，皆有參預政事之權。故其教育之宗旨，務養成可以爲市民之資格。獎勵其自由之性，訓練其斷事之識。又雅典人所自負者，欲全希臘文化之中心點，集於其國也。故務使國民有高尚之理想，有嚴重之品格，有該博之科學。一切教育條理，皆由此兩大宗旨而生。故其國多私立學校，授種種羣學哲學等。其人重名譽，輕金錢，有以學問爲謀生之具者，則其鄙棄之不與齒。其結果也，立法行政之制度，在上古號稱最完善，至今爲各國所仿效。而大儒梭格拉底，柏拉圖，阿里士多德，皆生於其間。

第二斯巴達。斯巴達者，亦希臘一國，與雅典對峙。而貴族專制政體之名邦也。其教育制度，由彼中大立法家來喀格士所定。其宗旨，在使斯巴達爲全希臘最強之國。故先使全國人爲軍國民。一國之子弟，一國所公有也，父母不得而私之。童子年七歲，卽入公立學校。養之教之，皆政府責任。惟其以專制爲政體也，故務束縛之，養其服從長上之性，非至四十以上，不能自由。惟其以尚武爲精神也，故專務操練軀體，使之強壯，每使之歷人生不能堪之苦工。有過失者，鞭撻楚毒於長老之前，紀律極嚴。一國如一軍，常以愛國大義，討實而訓警之，故敵愾之心，無時或忘。斯巴達之教育，卽由此專制，尚武，兩大宗旨而生者也。其結果也，使其國狎主夏盟，雄長諸侯。

第三耶穌教。耶穌教之教育，非國民教育也。雖然，其宗旨之堅忍而偉大，有深足法者。且中古一線之文明，賴之以延，近世無量之文明，因之以發，故不可不論及之。耶穌教無固有之教育法，無固有之學制，無固有之教授材料。語其特色，則以耶穌爲教育之理想，以耶穌爲教育家之模範也。其宗旨，在嚴守律法，而各自尊其自由權，且互尊他人之自由權。以至誠起信爲體，以殺身成仁，忍辱耐苦爲用。當中世之初，教會本無學校，而此宗旨所磅礴

鬱積愈光愈大。及今日而耶穌教之學堂，遂徧於大地。其結果也，能合無量數異國異種之人，結爲一千古未有之大團體。其權力常與國家相頡頏，時或駕而上之。

第四、英吉利。盎格魯撒遜種者，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。其教育之宗旨，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，故貴自由，重獨立，薰陶高尚之德性，鍛鍊強武之體魄，蓋兼雅典斯巴達之長而有之焉。英國之學校，特注重於德育體育，而智育居其末。若以學科之繁程度之高論之，則英國之視諸國，瞭乎後也。而絕大之學者，絕大之政治家，絕大之國民出焉。何也？其教育之優點，不在形質而在精神。其父母之視子女，也不視爲己之附庸，而視爲國民之分子。其在家庭，其在學校，皆常以有啓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，而使知自貴自重。其所教者，常務實業，使其成年之後，可以自立，而斷絕其倚賴他人之心。自其幼時，常使執事，使其有自治之力。雖離父母去師長，而不至爲惡風潮之所漂蕩。故英、美國民，皆各有常識，各有實力，非徒恃一二英雄豪傑以自往。國家者也，以故六洲五洋中，大而大陸小，而孤島無不有盎格魯撒遜人種之足跡。而所至皆能自治獨立，戰勝他族，蓋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鑄，非偶然耳。

教育政策私議

今日爲中國前途計，莫亟於教育。即當道之言維新，草野之談時務者，亦莫不汲汲注意於教育。然而此議之興，既已兩年，而教育之實，至今不舉。殆非盡由奉行之力不，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當者耶？鄙人既非教育家，於此中得失之林，固不能言之曲折詳盡，但有一二見及者，不敢自默，輒書之以備任茲事者之採擇云。其言皆至粗極淺，稍游外國讀外籍者，皆所共稔，不值大雅君子之覆瓿也。 著者識

一 教育次序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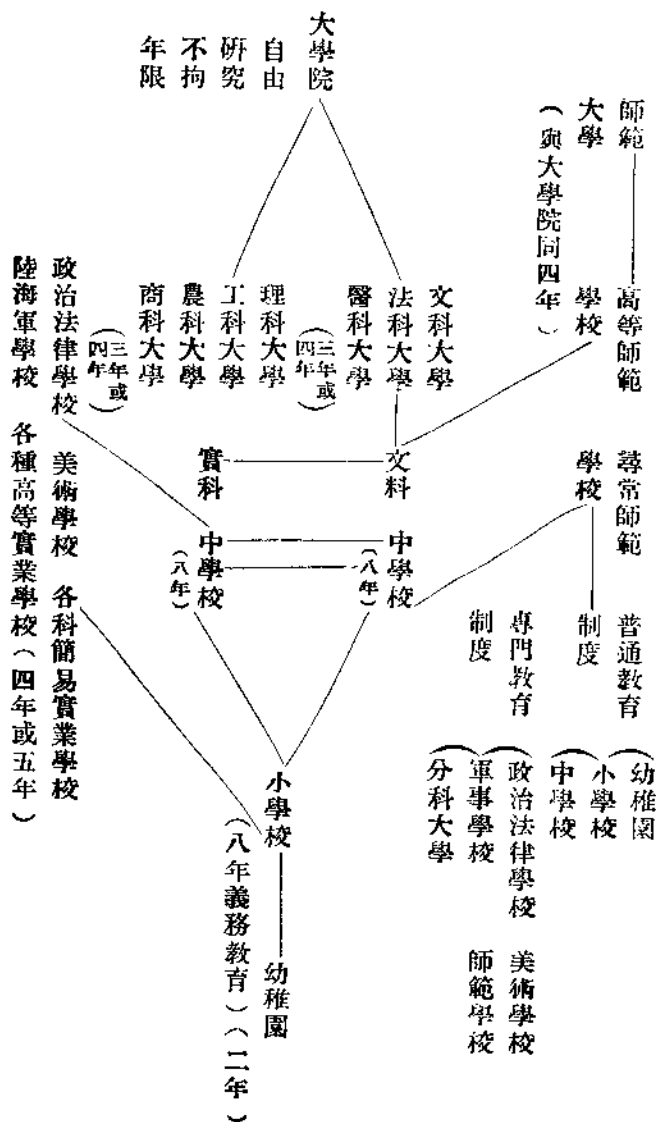
頃者朝廷之所詔勅，督撫之所陳奏，莫不有州縣小學、府中學、省大學、京師大學之議。而小學中學，至今未見施設，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。各省大學堂之計畫，亦紛紛起。若循此以往，吾決其更越十年而決無成效者也。求學譬如登樓，不經初級而欲飛昇絕頂，未有不中途挫跌者。今勿論遠者，請以日本留學生證之。吾國之游學日本者，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，驟入其高等學、專門學、大學等，講求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諸學。然普通學不足，諸學不能解悟，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學於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。苟其能降心焉者，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。不爾，則雖有取成，終亦寡也。吾見夫坐此之故，而中途輟業以歸者，不知幾何人矣。夫其人當數年前，乃肯輕千里，越重洋，負笈而東來，則必其志氣學識，有以秀絕於常人矣。然其困難猶若此，況在內地，遽焉召所謂翰林、部曹、舉貢生監者，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，是何異強扶床之孫，而使與龍伯大人競走也？當十八世紀以前，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。至十九世紀以後，巨眼之政治家，始確認教育之本旨，在養成國民。普之皮里達、法之夏哥士等，首倡小學最急之議。自茲以往，各國從風，德、將、毛、奇、於、師、丹、戰、勝、歸、國、之、際，指、小、學、校、生、徒、而、語、曰：『非吾儕之功，實彼等之力。』蓋至言也。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，苟欲興學，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，強行小學制度始。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，撮爲一表以明之。

教育期區分表（兒童身心發達表）

廿二歲至廿五歲 大學校期成人期	十四歲至廿一歲 中學校期少年期	六歲至十三歲 小學校期兒童期	五歲以下 幼稚園期 家庭教育期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

力 觀 自	意	情	知	體 身
成自治之品性且 能人我協成爲一 羣內之我	理性的意志發達	情操發達	推理之力漸強能 尋求真理自構理 想	體格已定全爲大 人之型
前半期我相之觀 念益強幾知有我 不知有人後半期 始認他相知人我 協同之爲急	前半期只有悟性 的意志後半期漸 爲理性的意志	前半期雖動於情 緒後半期則情操 漸發達	前半期偏於想像 後半期長於推理	此期之始性欲萌 芽體格漸成大人 之型音聲一變其 自身體所起之欲 望較前期益發達
模倣長上而好自 屈漸欲通己意於 人我相之觀念始 生	前半期只有感覺 的意志後半期漸 入於悟性的意志	情緒始動	記憶想像之動機 最強其推理也每 有持一端以概全 體之弊	此期之始腦髓稍 堅能就一定之課 業身體發育之盛 在於此時
未自知有我純然渾沌 未鑒境界	只有感覺的意志	其感情皆起於感覺恐 怖之情甚強	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爲 銳敏	一歲前後乳齒生習步 行學言語始與他動物 全別具人類之特性有 營養之求有欲望之起 感覺之力漸臻敏捷

教育制度表



由此觀之，教育之次第，其不可以躐等進也明矣。夫在教育已興之國，其就學之級自能與其年相應。若我中國今日之學童，則當其前此及年之日，未獲受相當之教育。其知德情意之發達，自比文明國之學童，低下數級。而欲驟然受之，烏見其可！然則中國最速，非五年後不可開大學。雖已及大學之年者，寧減縮中學之期限，而使之兼程以進，而決不可放棄中學之程度，而使之躐級以求也。

至於小學，今論者亦既知其急，然徧觀各國小學，皆行義務教育。義務教育者何？凡及年者，皆不可逃之謂也。故各國之興小學，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。蓋非若此，則所謂義務者，必不能普及也。而今之當事者，祇欲憑口舌勸說，使民間自立之而已。非惟紊亂不整，他日不能與官立之中學高等學相接。且吾恐十年以後，而舉國之小學，猶如晨星也。

二 學校經費議

抑學校之議，所以倡之累年，而至今不克實施，或僅經營一省會學堂而已自足者，殆亦有故焉。則經費無出是也。夫欲舉全國之中學、小學，而悉以國幣辦之，無論財政極窘之中國，所不能望也。即極富如英美，蓋亦不給焉矣。各國小學，皆行義務教育，義務云者，其一則及年之子弟，皆有不得不入學之義務也。其二則團體之市民，皆有不不得擔任學校之義務也。日本明治二十三年，所頒法律，號稱『地方學事』。

凡一區或數區相合所設之小學校，其設立費及維持費，由居寓本區之人，有實業有土地家宅者，及營業無鋪店之行商不在內者，共負擔之。若其區原有公產，則先以公產之所入充之。

此制蓋斟酌各國法規所定也。

普國制度，凡小學校之設立費、維持費，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擔之，即有子弟之家長是也。近年以來，

則政府設立小學校規條，頒諸各鄉市，使擔任其經費。若所收脩金，不敷校用，則別徵學校稅以補之。

英國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四等年，制定小學會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，由各市各鄉各區自負擔之。其徵稅約與恤窮稅率相等，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。又建築學校時，若其費不給，則政府時或貸與之。

法國自停收小學校修金以後，學費益增加。前所收鄉稅市稅，尚不足給，於是舉土地、地戶、人頭、家屋、營業等諸直接稅，附增若干，為學校稅。不足則以一省公產補助之，再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。

此各國籌辦小學校經費之大略也。由是觀之，凡小學校者，大率由國家監督，立一定之法，而徵地方稅以支辦其財政者也。今中國不欲廣開學校，則已；如其欲之，則必當依如左之辦法：

一 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，必須設小學校一所。其大鎮大鄉，則劃為數區，每區一所，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，輒遞增一校。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，則合數村共設一校。

一 學校經費，皆由本校本鎮本區自籌。其有公產者，則以公產所入支辦之。其無公產，或公產不足者，則徵學校稅，如田畝稅、房屋稅、營業稅、丁口稅等；或因其所宜之特別稅法，以法律徵收之，以為創設學校及維持學校之用。惟其稅目不得過兩項以上。（其仍有不足者，則稟請地方官酌由官資補助。）其有餘者，則積為學校公產。

一 凡每一學校之區域，（或市、或鄉、或大鄉鎮、內所分之小區）皆設一教育會議所，由本地居民公舉若干人，為教育議員，分司功課、財政、庶務等。學校主權及財故出納，一切歸本會議所管理，長官不干預之。

一 國家須速制定小學章程，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，頒之各區域，使其遵行。

一 教科書無論為官纂、為民間私纂，但能一依國家所定課目者，皆可行用。

一 學校皆收脩金，惟必須極廉。國家為定一額，不得逾額收取。其有貧窶子弟，無自備脩金之力，經教育會議

所查驗屬實者，則豁免之。子弟及歲不遣就學，則罰其父母。

一 既定徵學校稅，如有抗不肯納者，則由教育會議所稟官究取。

一 每省置視學官三四員，每年分巡全省各學區，歲徧視學官之職。當初辦時，則指授辦法；既立校後，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。教師之良者，學生之優等者，時以官費獎賞之。其學校所有公產之數，及出納表，皆呈繳視學官驗視。但劃其權限，不許干涉校中款項。

此其大較也。至詳細規則，他日當悉心考察，爲一專書，以備當道采擇。苟依此法，其利有四：

一、不勞公帑而能廣開學風也。今日司農仰屋之時，欲以國費興學，其事既不可望。然政府以責諸疆吏，疆吏以責諸守令，守令亦有何術，能羅掘巨款，以偏興其所屬之學校？故雖明詔敦迫，一日十下，亦不過視爲一紙空文，終不奉行，而疆吏亦無辭以責之也。何也？其力之不逮，上下所同認也。故非用此法，則雖更歷十年二三十年，而卒無全國興學之日。惟因勢利導，而使之自謀，則不兩三歲，而絃誦之聲，徧於疆陲矣。

二、學制整齊，而可與高等學級相接也。官費既不克辦，勢不得不望民間之自開。夫人有子弟，莫不欲教之，爲將來計，加以功令所詔，利祿所趨，則雖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，固當所在多有。雖然，其不整齊甚矣！其校舍或此地有而彼地無，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減，勞而少功，雖辦之數十年，決無成效。苟用此法，則全國之分配，無或偏毗，全國之學級，無或參差，若網在綱，遞進愈上。十年以往，而普通之才，可徧天下。

三、可以強民使就義務教育也。既以造就國民爲目的，則不可不舉全國之子弟而悉教之。故各國通制，及年不學，罪其父母。蓋子弟者，一國所公有，非父母所能獨私也。然國家學制未定，使民何所適從？故必用此法，先使學校普及，然後教育可以普及。其有力者，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，以維持公益；其饒貧者，亦可豁免學費，以成就其前途；如是而猶不樂學焉，未之有也。

四、養成地方自治之風，爲強國之起點也。今日欲立國於大地，舍公民自治，無其術矣。雖然，驟舉今日歐美日本所謂地方自治之權利義務，悉以畀之於我國民，無論爲政府所不欲，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盡善也。故莫如先從教育著手。凡一區域內，關涉教育之事，悉歸會議所之自治。人民借此閱歷，得以練習團體行政之法，此後漸次授以他事，使自經理，自可不迷厥途，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，雖屬民權，而於君權國權，不特無傷，且能爲國家分任艱鉅，與舉庶務。而此後集權分權之政治，可以確立。此又不徒爲教育計，亦爲一切政體之本原計也。

或曰：今日中國租賦名目，旣已繁重矣，加以賠款頻仍，軍事屢作，腹削悉索，鼠雀俱窮。復欲益以學校稅，民其樂輸之乎？曰：是又不然。凡取諸民而入諸官者，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，與其出納之會計，雖極薄而猶怨焉。取諸民而用諸民，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，使自司其出納之會計，雖重極而民猶樂也。中國之賦稅，比較列國，最稱輕減，卽合以汙吏之婪索中飽，猶不能及歐美文明國三之一也。然而民滋怨者何也？謂其未嘗一用之以治民事也。中國有國稅而無地方稅，然試問各省之市鎮村落，何一不自有其財團，自徵課於其地，以爲公益之用者乎？其所徵時，或倍蓰於國稅，而或莫以爲病。況以國家之監督勸導，使之出其財以誨養其子弟，自徵之自管之，自用之自察之，長吏一無所過問，惟助其定章程稽功課，匡其不逮耳。彼任議員者，功在桑梓，而享榮名於鄉邑；有子弟者，安坐成學，而獲厚實於前途，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？方今之世，爲興學計，無以易此。

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

欲新一國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。故欲興道德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說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說；欲新風俗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學藝，必新小說。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說。何以故？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，支配人道。

故。

吾今日發一問，人類之普通性，何以嗜他書，不如其嗜小說？答者必曰：以其淺而易解故，以其樂而多趣故。是固然！雖然，未足以盡其情也。文之淺而易解者，不必尋常小說，婦孺之函札，官樣之文牘，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。顧誰則嗜之？不寧惟是，彼高才瞻學之士，能讀墳典索邱，能注蟲魚草木，彼其視淵古之文，與平易之文，應無所擇，而何以獨嗜小說？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。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，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。其最受歡迎者，則必其可驚、可愕、可悲、可感、讀之而生出無量韻步，抹出無量眼淚者也。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，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。吾冥思之，窮鞠之，殆有兩因：凡人之性，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。而此蠢蠢軀殼，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，又頗狹短局而至有限也。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，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。所謂身外之身，世界外之世界也。此等識想，不獨利根衆生有之，卽鈍根衆生亦有也。而導其根器，使日趨於根，日趨於利者，其力量無大於小說。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。此其一。人之恆情，於其所懷抱之想像，所經閱之境，往往有行之不知，習矣不察者。無論爲哀爲樂，爲怨爲怒，爲戀爲駭，爲憂爲慚，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欲摹寫其情狀，而心不能自喻，口不能自宣，筆不能自傳，有人焉和盤托出，澈底而發露之，則拍案叫絕曰：善哉！善哉！如是如是！所謂「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」，感人之深，莫此爲甚。此其二。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，筆舌之能事，苟能滿此，竅導此竅，則無論爲何等之文，皆足以移人。而諸文之中，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，莫小說若。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。由前之說，則理想派小說尙焉；由後之說，則寫實派小說尙焉。小說種目雖多，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。

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，復有四種力：一曰「熏」，一曰「染」也者。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，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。楞伽經所謂「迷智爲識，轉識成智」者，皆恃此力。人之讀一小說也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而眼識爲之迷漾，而腦筋爲之

搖颺，而神經爲之營注。今日變一二焉，明日變一二焉，刹那刹那，相斷相續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，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。有此種子，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，且且而薰之，種子愈盛，而又以之薰他人，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，皆此爲因緣焉。而小說則巍巍焉，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。二曰「浸」。薰以空閒言，故其力之大小，存其界之廣狹。浸以時閒言，故其力之大小，存其界之長短。浸也者，入而與之俱化者也。人之讀一小說也，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，而終不能釋然。讀紅樓者，必有餘戀有餘哀，讀水滸者，必有餘快有餘怒。何也？浸之力使然也。等是佳作也，而其卷帙愈繁，事實愈多者，則其浸人也亦愈甚。如酒爲作十日飲，則作百日醉，我佛從菩提樹下起，便說偈大一部，華嚴正以此也。三曰「刺」。刺也者，刺激之義也。薰浸之力利用漸，刺之力利用頓。薰浸之力，在使感受者不覺，刺之力，在使感受者驟覺。刺也者，能使人於一刹那頃，忽起異感，而不能自制者也。我本謫然和也，乃讀林冲雪天三限，武松飛雲浦厄，何以忽然髮指？我本愉然樂也，乃讀晴雯出大觀園，黛玉死瀟湘館，何以忽然淚流？我本肅然莊也，乃讀寶齋之琴心齋，東塘之眼香訪翠，何以忽然情動？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。大抵腦筋愈敏之人，則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，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。禪宗之一棒一喝，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。此力之爲用也，文字不如語言。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，不能久也，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。在文字中，則文言不如其俗語，莊論不如其寓言。故具此力最大者，非小說末由。四曰「提」。前三者之力，自外而灌之使入，提之力，自內而脫之使出。實佛法之最上乘也。凡讀小說者，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，而爲其書之主人翁。讀野叟曝言者，必自擬文素臣；讀石頭記者，必自擬賈寶玉；讀花月痕者，必自擬韓荷生；若韋癡珠、讀梁山泊者，必自擬黑旋風；若花和尚，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，吾不信也。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，則當其讀此書時，此身已非我有，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。所謂華嚴樓閣，帝網重重，一毛孔中，萬億蓮花，一彈指頃，百千浩劫，文字移人至此而極，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嚴頓，則讀者將化身

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；主人翁而釋迦孔子，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；有斷然也。度世之不二法門，豈有過此此四力者，可以盧牟一世，享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教立門，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，莫不賴是。文家能得其一，則爲文豪；能兼其四，則爲文聖。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，則可以禍億兆人；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，則可以毒萬千載。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。可愛哉小說，可畏哉小說。

小說之爲體，其易入人也，既如彼，其爲用之易感人也，又如此。故人類之普通性，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。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，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。此天下萬國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皆然，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。夫既已嗜之矣，且徧嗜之矣，則小說之在一羣也，既已如空氣，如菽粟，欲避不得避，欲屏不得屏，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。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，其菽粟而苟含有毒質也，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，必顛顛必萎病，必慘死必墮落，此不待蓍龜而決也。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，不別擇其菽粟，則雖日餌以參苓，日施以刀圭，而此羣中之老病死苦，終不可得救。如此義，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，可以識矣。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若是者，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，傳諸鉢而授之也，而自下屠戮販卒，嫗娃童稚，上至大人先生，高才碩學，凡此諸思想，必居一於是。莫或使之，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，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。（卽有不好讀小說者，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，成爲風氣，其未出胎也，固已承此遺傳焉。其既入世也，又復受此感染焉。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，故謂間接。）今我國民，惡堪輿，惑相命，惑卜筮祈禳，因風水而阻止鐵路，阻止開礦，爭墳墓而鬪族械鬥，殺人如草，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，廢時生事，消耗國力者，曰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，慕科第若璫，趨爵祿若鶩，奴顏婢膝，寡廉鮮恥，惟思以十年螢雪，暮夜苞苴，易其歸驕妻妾，武斷鄉曲一日之快，遂至名節大防，掃地以盡者，曰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，輕棄信義，權謀詭詐，雲翻雨覆，苛刻涼薄，馴至盡人皆機心，舉

國皆荆棘者，曰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，輕棄無行，沈溺聲色，結戀牀第，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，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。青年子弟，自十五歲至三十歲，惟以多情多感，多愁多病，爲一大事業。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，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，毒徧社會，曰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，綠林豪傑，徧地皆是，日日有桃園之拜，處處爲梁山之盟，所謂『大碗酒，大塊肉，分秤稱金銀，論套穿衣服』等思想，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，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，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，淪陷京國，啓召外戎，曰惟小說之故。嗚呼！小說之陷溺人羣，乃至如是，乃至如是大聖西哲，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，華士坊費一二言敗壞之而有餘。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，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費之手，而其性質，其位置，又如空氣然，如菽粟然，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，不可得屏之物。於是華士坊費，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！嗚呼！使長此而終古也，則吾國前途，尚可問耶？尚可問耶？故今日欲改良羣治，必自小說界革命始，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說始。

宗教

保教非所以尊孔論

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，正相反對。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。今是昨非，不敢自默。其爲思想之進化乎？抑退步者乎？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。

論緒

近十年來，憂世之士，往往揭三色旗幟，以疾走號呼於國中，曰保國，曰保種，曰保教。其陳義不可謂不高，其用心不可謂不苦，若不佞者，亦此旗下之小小卒徒也。雖然，以今日之腦力，眼力，觀察大局，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，所當